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二十三回 張寅得命逃回第 祁中酒醒轉生疑

詞曰： 一生風月且隨緣，遲也悠（優）然，速也悠（優）然。日高三丈我猶眠，不是神仙，誰是神仙？綠楊枝上聽鳴蟬，捲起湘簾，放出茶煙。荷花池館晚涼天，正好彈琴，又好談玄。

這首閒詞按下。

話講鄧氏跌倒在地，唬得魂不附體，心裡面說：「不好了！想必這冤家被我丈夫拿住了。」可憐鄧氏戰戰兢兢爬起來，汗如雨下，遍體皆濕。聽了一會，並不見房裡動靜；若是張寅被他捉住，此刻就該見一個分曉，那裡能個這等安然無恙？只聽得房裡面悄悄無聲，呼吸不止。

鄧氏忙忙走近房門首，輕輕揭開門簾，望裡一看：只見祁中身子橫倒在床上睡去，卻有一隻左腿壓在米桶上邊。鄧氏拿著一把的脈走進房來，意思要把張寅放他出去，無奈他丈夫的腿壓在米桶上邊，並不敢驚動他。只聽得鼻息如雷，呼聲不止。

原來祁中今日回來，只因走路辛苦，再者多飲了幾杯，此一刻倒了頭，和衣而睡。自古道：管什麼玉兔東升，紅輪西墜。

鄧氏先看一看桶蓋上衣帽、鞋帶、腰刀，件件都擱在上面，看他丈夫起初怎麼樣擺法，將他原樣看在肚中。無奈他丈夫這條腿不能移動，心下想了一計，取下一支耳挖，在他丈夫腳上連著襪子用力鑽將進去。祁中此刻好像蚊子咬了一口相似，口內一聲『哎呀』，翻身將腿一縮，讓過這米桶，鄧氏聽他依然睡熟，將桶蓋上面東西取下來，擱在旁邊凳上，慌慌張張開了桶蓋。

可憐張寅蹲在裡面，連氣都唬得沒有了。鄧氏將手下去摸著他的肩膀，攙出了米桶。見他唇如傅粉，面若塗黃。鄧氏在房中並不敢言語，用手指著房外面，將嘴掬了兩掬。張寅知道教他逃走，出得房來，站在天井裡邊。鄧氏將衣帽放好，不敢點燈，出房來，忙忙叫道：「冤家在那裡？」張寅站在旁邊回道：「在這裡！二姑娘，快些開門！」鄧氏近前說道：「相公呀，想你不該遭劫。從今以後，千萬少來行走。性命不是兒戲，倘若適間被我丈夫拿住，此刻我二人是：

雙雙同做無頭鬼，一對冤魂到夜台。

趁此還有月色，快些走罷。」言畢，忙開大門，叫聲：「相公，你一路好好走。」張寅離了此地，好一似：

鼉魚脫卻金鈞鈎，擺尾搖頭再不回。

鄧氏將張寅放走，自然關起大門回房，按下不題。

再言張寅急急奔逃，一路上好在並無城門柵欄之阻。趕到自家門首，約有三更時分，伸手敲門。此刻裡面人都睡盡，只有管門的張璉老人家，有六旬以外，此刻尚未安睡。你道為何？這老人家一向有些痰火病，這兩天舉發了，不能安睡，衝扛床上等門。此時聽得敲門響亮，忙忙吩咐旁邊的人道：「相公回來了。你們快些〔開〕門，快些起來開門！」誰知這些人都睡著了。連連叫了幾聲，內中有一個人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取了鑰匙、燈兒，才走出房門，只聽門外面越發敲得響亮。這個朋友心裡邊說：天天三更半夜敲門打戶，有什麼要緊事，這等如此？眾人正在好睡，被他都驚醒了，也只得起來，幫著這個朋友前來開門。

才把大門開了半邊，張寅打外一個筋斗跌將進來，口中言道：「快些關門！」眾人將張寅挽起，啟坐在門凳上，關好了大門。只見他望著眾人，只是翻白眼，兩手在頭頂亂摩道：「我的頭呢？」有人道：「相公，頭在你頭上呢！」眾人見得這樣光景，不解何〔故〕。命書童起來，取了燈兒，送他回上房安寢。才睡將下去，猶如身在冷水之中一樣，從心裡冷出來，牙齒抖抖的亂戰。命書童取了棉被，蓋在身上，到底還冷，一連蓋了兩、三床被，方才神魂略定。想道：「我卻逃脫了，不知此刻鄧氏二姑娘是何光景？明日清早定要前去探他的信息。」正是：

無情休戀無情客，有心人遇有心人。

張寅心下害怕，按下不題。

再說外面眾人依舊收拾安寢。張璉問道：「適才相公回來，為何這等光景？」眾人說：「不知是何原故，向人要頭？大概做了混事，著了唬了。」有的人說：「明日自見分曉！」這且不表。

再講鄧氏放走了張寅，方才安佚。回到房中，此刻也是四鼓了。見丈夫倒睡在床，銀牙緊銜，恨在心頭，暗暗的罵道：「為何不在山東路上遇著那些強盜，將你屍分數塊，不得還鄉！今日回來，打斷我們的好事。祁中呀！我與你：

夫婦分心從此起，莫想真情靠你身。」

鄧氏恨了一會，也只得在聯凳上面和衣而睡。

只等到天明大亮，祁中醒來一看：難道昨天晚上我大醉了不成？為什麼娘子不在床上安寢，睡在聯凳上邊？起身將他搖醒，道：「娘子，何故睡在此間？」鄧氏道：「官人，昨晚你吃得大醉回來，睡了，我若叫醒你回來，怕你舞酒，吐得滿床，更深夜晚，那時如何收拾？我故在這凳上和衣而睡。」祁中連連點頭說：「好知趣的娘子！卑人此刻腹中饑餓，有酒再燉上一碗，打上兩個雞蛋，與我解酒充饑。」鄧氏答應〔道〕：「要雞蛋酒卻也不難。有句話要問道官人：昨晚我去烹茶，官人在房中大驚小怪，說什麼拿住了，我道拿住賊子，唬得我茶壺打得粉碎，是何原故？」祁中滿腹思量，想了一會，笑嘻嘻回道：「娘子，昨晚見這米桶有些作怪，疑是耗子偷米吃。卑人將手拍了一下，道：拿住了！這句話是有的。」鄧氏〔道〕：「官人這句話，卻也不知多重！三更半夜，大呼小叫，被鄰居人家聽見，成何體面？況且官人出外的日子多，在家的日子少，惹人家聽見，好說我要做出什麼壞事來。官人呀，獨不聞：牆有風，壁有耳。眾口（可）噤，只怕的耳目要緊。那時：

壞名遍地皆知道，跳下淮河洗不清。」

祁中聽得此言，越稱贊道：「果然好個賢慧娘子！卑人茶前酒後言語，休得認真。你去準備雞蛋酒要緊。」鄧氏這一番話，在他丈夫跟前撇清，瞞得祁中消息不通。轉身到外面，將昨日打碎的砂壺瓦礫掃去，到廚房收拾雞蛋酒不題。